

# 艺术领域的技与道

■何光锐

武侠小说虽属游戏文字,然而金庸先生寓妙理于“游戏”之中,看似荒唐的情节背后,寄托着一整套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深刻领悟,可谓“头头是道”。

比如《天龙八部》中关于“剑宗”与“气宗”的说法——岳不群叹了口气,(对女儿)缓缓地道:“30多年前,咱们气宗是少数,剑宗中的师伯、师叔占了大多数。再者,剑宗功夫易于速成,见效极快。大家都练10年,定是剑宗占上风;各练20年,那是各擅胜场,难分上下;要到20年之后,练气宗功夫的才渐渐地越来越强;到得30年时,练剑宗功夫的便再也不能望气宗之项背了。”

简而言之,剑宗重剑法,气宗重练气;剑宗以技巧取胜,气宗以内力取胜。

金庸的这个天才式的比喻,直达人性深处,反映出人在面对万事万物时的两种倾向性,一者客观,一者主观,一外一内,一实一虚,一阴一阳。下围棋有注重捞实地与走外势的,书画鉴定中有材料派考据派与“望气”派,就连西方的刑法学领域中,也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思潮各领风骚数百年。“剑宗”与“气宗”的比喻不仅适用于武术与竞技,同样可以用来观察人情世故、学问文章,当然也可以解释艺术领域的诸多现象。

先从高处说起。虽然用“剑宗”与“气宗”来讲学问之事,似乎有些拟于不伦,但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确存在“沉潜”与“高明”两大脉络。《世说新语》里有一段问答:“褚季野语孙安国‘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渊综广博近于“沉潜”,属“剑宗”;清通简要近于“高明”,属“气宗”。

孔子之后,道术分裂。孟子高明,重养气,属气宗;荀子沉潜,重积学,属剑宗。“汉”“宋”之争,聚讼不已,“汉学”重考据,属“剑宗”;“宋学”重义理,属“气宗”。同为宋明理学,朱熹偏于沉潜,属剑宗;王阳明偏于高明,属气宗。

再说文章。韩愈是不折不扣的“气宗”。他在《答李诩书》中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表达他重“气”的主张:“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而且韩愈推尊孟子,以遥接“道统”自许,果然同“气”相求。清代桐城派的姚鼐则提出“阴阳刚柔”及“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之说,这相当于提倡“剑气双修”,“神、理、气、味”为虚,为阳,属“气宗”,“格、律、声、色”为实,为阴,属“剑宗”。继姚鼐之后,曾国藩演为“文章四象”说,即“以气势为太阳,以趣味为少阳,以识度为太阴,以情韵为少阴”。“气势”为主观,属“气宗”;“识度”为客观,属“剑宗”。

诗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把这家伙归入“气宗”,大概没人有意见。而那些“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所谓“苦吟派”,自然是“剑宗”了。至于杜甫呢,清人沈德潜以“宏才卓识、盛气大力”八字论

之,既有“识度”,又擅“气势”,应当属于“剑气合一”的境界,否则怎么够得上“诗圣”之美誉呢?

书法之学习,由笔法、结体与章法三要素构成,如果以写好单个字来说,就剩下笔法与结体两件事。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统一,强调用笔者,意在韵律节奏,属“气宗”,注重结体者,意在空间构成,属“剑宗”。元人赵孟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现代的启功先生则提倡还是先从结体进入。当然,启功先生的观点可能针对的是初学阶段,而赵孟頫则站在更高的层面来看问题。

传统绘画理论的“六法”之中,前两条“气韵生动”、“骨法用笔”重主观表达,属“气宗”范围,而后四条“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重客观再现,显然是“剑宗”之事。

“画圣”吴道子风格雄放,“当其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而同时代的“大李将军”李思训,则画风“精丽严整”“理深思远”。天宝年间,唐玄宗命吴道子画三百里嘉陵江山水,吴道子“一日而就”。在此之前,以青绿山水闻名的李思训也曾画过同样题材,却“累月方成”。玄宗于是叹曰:“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可见“气宗”“剑宗”难分轩轻,关键在于所到达的功力段位。

宋元绘画是中国绘画史上两座并峙的高峰,宋人重物象,元人重表现;宋人物我相融,元人以我为主;宋人以笔墨追拟

自然,元人以笔墨重塑自然。宋人偏于“剑宗”,元人偏于“气宗”。

约略言之,工笔画属“剑宗”,写意画属“气宗”。院体画属“剑宗”,文人画属“气宗”。明代董其昌借用禅宗“渐修”“顿悟”之说,拈出绘画上的“南北宗”论,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然而大体上北宗画重刻画,南宗画重笔墨,却是显见的事实。这里也不妨再附会一下,南宗画“清通简要”,属“气宗”;北宗画“渊综广博”,属“剑宗”。

明清流派印中,浙派侧重摹古,以切刀为主,迟涩坚挺,属“剑宗”;皖派侧重笔意,以冲刀为主,圆转流动,属气宗。

虚实相生、阴阳相济、主客相形、内外相须,事物之理不外于是。不管单就武学而言,还是以武学比拟艺术,“剑”“气”之说都只是一种“分别义”,“剑”与“气”相互依存,离开“气”,无所谓“剑”,离开“剑”,亦无所谓“气”。

初学者以“剑”入或以“气”入,只是就天性之所近,继续向上求索,必定要“剑气双修”,尽力去弥补和完善自身不足的一面,或寓“气”于“剑”,或以“气”御“剑”,力求殊途同归,到达“非剑非气”,“亦剑亦气”,“剑气合一”之境界。

赵之谦题画曰:“取北宗意象,学南宗法则,凡派皆合”。是矣,是矣。

真正的修炼,总要以诚意为本,笃行为基,否则“剑宗”之末流,容易陷于“谨毛失貌”、刻板呆滞,而“气宗”之末流,则蹈入鲁莽灭裂、荒诞虚空。

# 闲话书画同源

■蒋君慧

“书画是否同源”这个课题正反双方都可以找出无数的论据,摆事实讲道理可以拉扯上足够多的理论家加入。我从实践的角度看,书画在产生时间上各有先后,在技法上各有侧重,所以“源”不“源”的还真的不重要。如果硬要说源,那或许可以认为都源于《易经》的取象思想。

专精一艺,当然难能可贵,但还不是中华文化所推崇的至高层次。中华文化,讲究的就是融通。现代生活讲究快节奏,讲究投入产出,能较快地出成果,而中华文化,却是讲究慢火温养,博大精深,大器晚成。诗书画印,没有哪一类不需要全副身心投入,而且即使很用力,也未必能学好,更何况全部?全才式的艺术家历史上有没有?答案是肯定的,只是不多。近代耳熟能详的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林散之等,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现代人为什么没有勇气对自己提要求呢?

都说书法很难,以我的切身体会,是真的很难。要学的碑帖太多,要看的书太多。如果没有在30岁前打下扎实的楷书基础,以后想要在书法专业上谋求大发展,就会非常吃力。正草隶篆各体娴熟,又要至少10年的时间。在此基础上探索自己的风格面目,那正常出成绩基本就在50岁以后了。总之,基础越深厚,将来才有机会

看得懂、写得出更高级的书法。林散之先生24岁时的楷书,一手北魏墓志的风格,已经很到位了,但看他后来的作品,哪有一点相像之处呢?所以说,从艺者也要有大智大勇,敢于扬弃绝对算得上其中之一。扬弃,就是走向成功的敲门砖。

书法难,画画也难。董其昌提出:“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仅是实践这句话,估计十年就过去了。学古人画,也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你说正常人哪有那么长时间呢?

读《画禅室随笔》,有一段是这么说的:画无笔迹,非谓其墨淡模糊而无分晓也,正如善书者藏笔锋,如锥画沙、印印泥耳。书之藏锋,在于执笔沉着痛快。人能知善书执笔之法,则能知名画无笔迹之说。故古人如大令,今人如米芾、赵孟頫,善书必能善画,善画必能善书,其实一事耳。

也就是说:善于书法或是善于绘画,其实是一个事实的两面,都是一回事——所以书法难,画画难,书画同臻就更难了。所以,书画都能有所成就的,至少就个人时间的安排而言,必须是大师水准。如果像是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书画印都能有大成就的,除了天赋卓绝,时间安排能力也是可以想见的。换句话说,

如果你又要成就,又要社交,觥筹交错,红偎翠,不用看作品,就知道所谓大师,不过尔尔。

董其昌曾题画赠陈眉公:予之游长沙也,往返五千里。虽江山英发,荡涤尘土,而落日空林,长风骇浪,感行路之艰,犯垂堂之戒者数矣。古有风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予之游携李也,为图昆山读书小景,寻为人夺去。及是重仿巨然笔意,以志予慕。余亦且倒衣从之,不作波民老也。

又题山庄清夏图:小庄清夏,三卧而起,检所藏法书名画,鉴阅一过,极人间清旷之乐。作此图以记事。

以画事印证实景山水,画理与自然相契,书法与绘画相协调,洞心快目,自然有会于心,得人间清旷之乐。所以说能书善画,其实也挺开心的。

黄宾虹云:江山本如画,内美静中参。读类似《画禅室随笔》《黄宾虹画语》这样的书,自然能想到很多很多。知识可以半天就学会,实践技能却需要人生长时间的努力。在写生过程中,边画边想,或者什么也不想,就是按照自己对造物的理解画画,也是一种创作。中国书画是诗性的艺术,有适当的夸张、雅化,源于生活,

美于生活。不会书法,画画也能取得很高的成就;不会画画,书法也可以成名成家,哪有那么多的内耗呢。

其实无论书画,都是我们体察世间万物的手段,这或许就是真正的同源之“源”。所以书画是否同源?其实同不同源重要吗?还是要看作品效果。同源的东西多了去了,治理国家还和烧小杂鱼同理呢(治大国若烹小鲜)。要是能够兼修肯定不错,多一个对世间万物的表达方式,有什么不好呢?

那怎么才算是真正的中国画呢?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画,从明代以来,必须是书画兼修的,如果能写诗,即使与李杜相去甚远,也是加分项,如果还能篆刻,那更是加分项。中国画,根本之处就在于书画同参,修养全面。

书画同源,可以争论,但对于长于艺事而拙于应酬的人来说,不如试试书画同参。两条腿走路,学的过程慢一点是肯定的,不过或许能走得更远一点。当下搞书画的人太多太多,书画同参或许可以为没有背景没有家底仅有天赋的你多一点点胜出的概率。

附上打油诗一首:书画同源何以分?阵云蓬振见天真。书无画意只工匠,画有书功出世尘。